



#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路径探究

——基于夏村的人类学调查与反思

王玉琴, 柯睿铭

[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

**摘要:** 在乡村振兴的当代语境中, 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不仅关系到“为谁”振兴, 也关乎“靠谁”实现。以人类学的视角观之, 云南夏村的旅游产业发展过程揭示了当地政策、市场力量及村民的文化自觉在现代化冲击下, 导致了文化的同质化趋势。所谓“特色”却是以城市性生活景观为新农村建设的载体, 当地的文化特色难以成为“亮点”。缺少文化传承与对文化核心的挖掘, 民族文化的旅游产业发展便失去了活的“灵魂”。这在乡村建设中显现了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张力。此问题不宜简化为单一主体责任, 而应在多元主体互动框架下综合考量各方诉求。通过实施群众路线和协商共治, 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发展路径, 以期实现乡村振兴中文化与现代性的和谐共存。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旅游产业; 现代性; 反思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F5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2024)03-0103-06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4.03.015

##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中国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之际,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增强乡村吸引力, 构建新时代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的有效途径。在西南民族地区,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振兴, 更是文化振兴。以民族文化的深入挖掘为基底, 方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动能, 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促进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

在“沪滇协作”的东西部协作进程中, 上海市长宁区对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的帮扶虽在经济上有成效, 却在文化层面引发深思。在现代化推动下, 外部资金与技术对乡村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显著, 尤其是旅游村建设项目中村民缺乏实际参与, 村落中的旅游村建设被项目组外包, 而村民作为本应参与建设的主体, 却并没有实际参与到本村的建设之中, 本应以民族文化而立足的“哈尼族”文化也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逐渐表层化, 只有以“哈

收稿日期: 2024-05-06

基金项目: 2022 年国家社科西部项目“明清以来雅砻江流域碑谱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22XMZ037)。

作者简介: 王玉琴(1973—), 女, 四川九湖人,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西南民族历史文化; 柯睿铭(2003—), 男, 湖北武汉人,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2021 级本科生, 研究方向: 乡村振兴、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尼族”为标签的文化形式而不具有本村的文化特色与地方性知识。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外部现代性的引入和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何在现代性的推动中,使得乡村居民既能够参与到发展的过程中,又能深刻挖掘村落历史文化的内涵以作用于乡村振兴?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协调这些不同利益主体的行动<sup>[1]</sup>,以确保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得到有效保护和促进?

夏村地理位置优越,位于绿春县城东部,全村29户,共152人。距县城约15公里。通往村庄的道路穿越迎春路219国道、阳金线和托牛公路,宛如一条蜿蜒的蚕丝,将村庄与外界紧密相连。夏村有丰富的哈尼族文化色彩,同时异于传统的哈尼族文化,当地存在汉族与哈尼族共融的特色文化习俗以及特殊的族源记忆,但在其旅游产业的建设中,其中并无其地方性文化的体现,同质化问题显著。

夏村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28户家庭中有25户被建档立卡为贫困户,到2023年7月,夏村的脱贫目标已经全部实现。村庄于2022年通了公路,使得村民们出行更加方便。此外,全村通水、通电也为村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2022年,夏村被选为绿春县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点,这标志着村庄即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随着外出务工人员数的不断增加,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涌现。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逐渐凸显,在旅游村的建设过程中,村民的参与度并不高,项目的设计与实施也未能充分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如露营烧烤、真人CS、秋千等娱乐设施及项目中并未体现本村的民族文化内涵。

## 二、东西部协作下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振兴发展困境

在夏村旅游产业建设的实际过程中,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5年以来的脱贫攻坚阶段对当地进行基础设施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工作。在脱贫攻坚实施过程中,“沪滇协作”逐步开展,上海市长宁区在2017年起与绿春县开始开展结对帮扶,为绿春县提供资金援助,教育、医疗等全方位的援助与指导。同时,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帮助夏村修缮老旧房屋、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建设现代化养猪场、改善养殖业效益和硬化公路以便农产品运输等。这些举措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但脱贫

攻坚政策所包含的更为深远的长期目标和规划往往并未被村民理解和参与,从上到下的政策实施方式导致了村民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被动角色<sup>[2]</sup>。因此形成了对脱贫攻坚的双重认同,一方面村民体会到了切实的生活条件改善,但另一方面,村民并未完全参与其中,因而对政府项目置身事外,“于我处处相关,但又与我无关”;这种现象进而为乡村振兴的村民角色参与的积极性埋下隐患。

“知道乡村振兴,但是觉得和我没什么关系,(乡村振兴)会把房子修缮,盖猪圈,建卫生间,他们给什么我们就要什么。”<sup>①</sup>

“乡村振兴就是刷了墙,盖了猪圈,其他不知道,好是好还是想里面也装修一下,就更好了,比自己家寨子好在,我也不知道这里要搞旅游。”<sup>②</sup>

“也没有开会说具体地搞些什么,建完之后才知道搞了旅游建设,他们只是在手机群里通知了。”<sup>③</sup>

“都是免费的。房子修缮,街道整顿,帮忙厕所革命,帮忙建了猪圈还硬化公路,去年才村村通了公路,铺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参与帮忙的,都是政府自己干的。每家出一个人去开会,是我去的,‘我们要建设乡村振兴了,大家不要讲一些话,不要反对,有些地会被占,大家不要反对,这是为了我们更好地生活’大家都同意,都没有反对。政府里的人来建的。大家都做得差不多。八果(意为八角)的苗是政府给的,九、十年了,专门来培训过的,肥料也是他们提供,要怎么挖成四方形的。”<sup>④</sup>

自2022年夏村被选为当地乡村振兴示范点。在改善民生基础之上,为寻求产业振兴,带动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沪滇协作的上海方于本村的定位进行了提升,拟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将夏村打造成绿春县的“后花园”,因此引进外部旅游建设公司项目组进行规划建设。在夏村,旅游建设以户外烧烤、秋千、真人CS、民宿、自助采摘水果为主,同时,为体现当地“哈尼族风情”,全村的房屋外观进行修缮,形成了“外表”光鲜的哈尼族传统蘑菇房,并在房屋墙壁与公共场所绘上了体现乡土文化与哈尼族风情的壁画。外部项目组带入了通用的现代化建设理念,建设路径以“网红”“先进”为导向,兼备现代元素以及民族风情,建设美丽现代乡村。

但看似“光鲜”的旅游建设实际上凸显了东西部协作的优势与不足,优势在于调动一方优势力量给予绿春县“夏村”的高效建设,但另一方面,这种

“给予”意味着在东西部协作发展中的权力结构与观念,东部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取得的成就经验运用于“落后”地区的经验建设,虽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性规划,但外部旅游建设项目组的“他者”视角取向缺乏解决地方性的现代建设“同质化”问题的能力,未能充分考虑本地文化特色和村民需求,“这里应该不仅是当地特色的美食,这里应该有世界八大菜系,谁来这里都能吃到各地的美食”<sup>⑤</sup>,外部项目组作为当地的“他者”在旅游村建设中看似以“哈尼族”文化风格进行建设,考虑到其文化符号的意涵,尊重了地方性知识,但实际上,这种“哈尼族”风格并非当地村落的文化风格,而是作为“哈尼族”整体被赋予的文化表征,“蘑菇房”“茅草”等意涵运用于绿春县各处的“文化象征”中,“到处都是茅草房”的同质化建设是否又能凸显出真正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同质化问题表现为村庄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和独特性,传统文化特色逐渐被标准化的现代化或标签化元素所替代,文化建设逐步趋向于同质化发展。

同质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价值取向的现代化建设与夏村的文化要素并未在同一维度发展,突破同质化的村落建设因以夏村其独特的文化要素为载体,但“他者”视角中以快速经济建设为导向的价值取向与对当地文化的深度挖掘存在结构性矛盾。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当地村民的文化具有显著的民族融合的特点,汉族哈尼族融合的春节与新米节特色却未能于旅游产业振兴呈现。

同时,乡村振兴因以人为本,志在富民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经济产业发展若将当地村民与经济建设成果分离,则有本末倒置之意,因此旅游村建设发展方向需要村民在发展规划、产业选择、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积极参与和决策权。但村民们因对这些领域缺乏足够了解,难以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规划和决策过程。这导致他们的需求和意见未能得到充分表达,从而影响他们参与乡村振兴实践中的积极性。政府在推动乡村振兴时,通常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决策和推动,村民参与度有待提高。这种情况导致了夏村村民对旅游村建设政策产生了一定疑虑。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在现代化进程中未能得到充分考虑。同时,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边缘化的风险,壁画上的哈尼风情仅是对哈尼族泛称的表象,而非本村的文

化特征。这对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族文化来说,文化特色和传统的逐渐淡化,年轻劳动力的向外流动,文化逐渐失去载体,文化失落的趋向显著。

“生产路占了自己家柠檬三四亩,草果地两亩,玉米地一亩,都是修生产路,没有补偿。厨房这块地也想占,但是不同意,所以没修了,玉米地被推了说要给玉米还没给,草果没有说,也有一些田被占了,其他家给了,我家没有。村委会来说还会给,给了银行卡,但是我们家还没有进来,一些家进来了,也有些家没进来。”<sup>⑥</sup>

“(竜林)【哈尼族传统祭祀祖先的林子,是传统哈尼族人民心中的圣地】他们小孩不会上去的。如果游客来的话,也不会上去的。那里是上不去的,(专门祭祀的那里)设置了围墙,他们上不去。也跳不进去、爬不进去。大门如果不是有专门的活动必须去那里的时候,不然就不会去。如果有外面的人误闯进去,我们会阻止。(竜林是可以进的)女生也可以去参观,但是不能进去,下面的那一段的路是可以参观的。但不要进去。从下面参观一点问题也没有。没有专门看管那个地方的人,(因为)也没有给钱,过节的时候(祭竜),如果你想磕头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的。”<sup>⑦</sup>

如若夏村当地的文化失落成了村落的普遍化现象,旅游产业建设便失去了具有特点的文化载体,旅游产业建设便失去了文化价值与稳定的“灵魂”,唯有通过对特定文化要素的挖掘,切实地实践于旅游产业之中,才能使得文化恢复活力,激发当地文化载体以及乡村振兴的核心——当地村民的文化自觉,从而形成乡村振兴中的良性循环,守住文化,才能为旅游产业注入新的生命力。而如何守住文化?<sup>[3]</sup>寻到“根”?这离不开在现代化背景下探讨当地民族文化遗产,唯有文化遗产的香火不断,在乡村振兴发展道路上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 三、现代化转型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村落不可避免地面临由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这些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的流动,二是文化认同的转变。随着教育水平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迁往城市工作或学习,导致乡村地区劳动力的持续流失和代际差异的加剧。这种现象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受过较高教育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寻求城市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加速了乡村地



区年轻、有活力的劳动力的流失。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建设主体与基石随人口流失产生了潜在的危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逐渐缺失,导致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了当地现代化背景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现在做六村同创这些最难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打造不出特色。一方面是地形问题,虾巴寨子太小了。打造不出特色。除了就是沿着地下去了,这条栈道打得出来以外的其他都没有。房子不是统一规划也不太好。(关于提升房屋内部构造)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到时候好多游客来了,想住也住不了。第二个困难是站着太小地少,缺少劳动力,家里面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和小孩子多。”<sup>⑧</sup>

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对乡村地区的文化认同产生了显著影响,动摇了传统价值体系的稳固性。家庭娱乐活动已从乡土社会中的“歌舞升平”转向短视频或电子媒体娱乐。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乡土社会中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跨文化交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之间产生张力,传统文化和习俗在现代价值观的压力下呈现出相对边缘化的趋势。由此出现的文化动态过程表明,年轻一代逐渐倾向于接受并融入现代化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导致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逐渐减弱,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化的传承。

“手机和电视都是九、十年前有的,自己买的从绿春那里买的,自己安装的。为了让家里面更热闹,现在看电视的主要是老人,小孩就主要玩手机。主要是玩大人的手机,我们也说过了,小孩也不听,不给他手机他们就闹。去年通的水泥路是国家帮我们的,运输比之前更方便了。家里小孩教过我们怎么刷抖音,也没有学会,他们是自己琢磨的。”<sup>⑨</sup>

这一文化动态过程揭示出,年轻一代逐渐倾向于接受并融入现代化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其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逐渐减弱,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效的传承策略需要尊重传统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同时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融合,为年轻一代创造一个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认同环境。在乡村振兴的框架下,不同社会主体间的互动和文化遗产呈现出复杂且相互影响的关系。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避免潜在障碍,亟须采取综合性措施,旨在促进当地村民的积极参与,保护并传承乡村文化遗产,探索现代元素与传统文

化的协调与融合。通过推动多方合作与文化认同,才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使其在现代化浪潮中焕发新的活力。

#### 四、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路径探讨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促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又能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本节将探讨三种相关路径,以期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文化传承和现代化发展的有机融合。这些路径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乡村振兴中旅游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双向互动,为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策略和指导。

##### (一)深植经济于本土文化:文化挖掘与产业发展

在实现旅游产业发展并解决同质化问题的过程中,首要步骤在于将旅游产业的基础深深扎根于当地文化。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挖掘和发掘“地方性知识”,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构建起独具特色和独特魅力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体系。这种方法要求我们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积极搜集传统知识。通过与村民紧密互动,了解他们的价值观、传统技艺以及历史文化,从而找到切实可行的方式将这些民族文化元素融入旅游产业。这包括传统手工艺品的制造、当地特色农产品的推广等方式。这种将文化深植经济的方法不仅能够推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能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村民主体的文化自觉。

地方性知识不仅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一种创新资源。它可以为乡村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启示。通过充分利用当地人对于农作物如八角、草果和茶叶的种植、加工和销售的专业知识,我们可以开发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农产品品牌,作为旅游产业衍生出的文化农产品包装,从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利用当地人对夏村历史、故事和传说的丰富知识,我们能够打造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吸引力的旅游项目,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和消费。与此同时,利用当地人对夏村社会结构、习俗和规范的熟悉知识,我们可以建立起高效的合作机制和沟通渠道,推动各方利益的协调和平衡。因此,深入挖掘和发掘地方性知识被视为实现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相结合的重要途径。这一过程是对传统智慧的尊重,同样也是当地乡村发展的可

持续性推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富有活力的路径。

## (二) 强调村民主体作用:参与式发展与社区共建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村民作为主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深谙本地文化的内涵,拥有丰富的传统知识和技艺。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村民的主体作用,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整个旅游产业发展过程。<sup>[4]</sup>这种参与式的发展不仅仅是政府的呼吁,更需要建立起一个充分民主、平等参与的社区共建机制。通过村级会议、合作社和文化活动等形式,村民得以参与决策,推动当地项目的发展。这种模式增强了他们的参与感和对乡村振兴认同感,同时也促进了村落的共同体意识,更能因地制宜地发展当地特色的旅游产业。

在乡村振兴中,村委会作为代表村民利益和意愿的机构,承担了维护村庄秩序、推动公共事业、协调社会关系等多项职责。为了提高乡村振兴的效率和质量,我们需要激发村委会的活力并鼓励其积极参与整个旅游产业建设过程。其特殊地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村委会具备对当地情况、需求和问题的深入了解,能够为乡村振兴规划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和反馈。其次,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信任关系,能够为旅游产业建设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参与。再者,村委会在村庄内部拥有权威地位,能够为旅游产业建设提供更多的协调和监督。最后,村委会在村庄外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网络,为旅游资源提供更多的渠道和机会。因此,鼓励村委会积极参与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是提高其效率和质量的关键因素。村委会的积极参与不仅是一种管理方式,更是一种村落治理的协作,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 (三) 明确各方角色定位:文化相对论与跨区域合作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明确定义各方参与的角色至关重要。对于那些来自东部地区支援乡村振兴的外部参与者,“他者”,我们应该采取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审慎看待并规划当地的旅游产业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乡村地区视为“落后”,而应该将其视作一个需要改革、进步和现代化的地方。<sup>[5]</sup>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各地的文化传统,确保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尊重和融合。跨区域的合作不仅仅是资源的输送,更是文化的交流与共生。通

过文化的融合,我们可以促成不同地区间的互补,形成更为丰富多样的发展模式。

文化相对论作为一种人类学理论,在乡村振兴中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在东西部协作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尊重当地人的文化选择和生活方式,而非强加自身观念和模式。我们应该与当地进行平等友好的沟通和协商,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共同制定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计划。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但也需要审慎考量其可行性和适应性,避免盲目复制或强制推广。同时,应关注当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支持当地发展具有特色和魅力的文化产业,推动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因此,以文化相对论的视角来审视和规划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发展与文化多样性相协调的有效途径。这种方法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还能促进社区的和谐共生。

##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的乡村振兴政策既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也是一场充满挑战的考验。在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实施中,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当地特色的民族文化要素是旅游产业发展中活的“灵魂”。通过对夏村及类似地区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在旅游产业中的文化要素与民族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在振兴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失落、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困境,以及村民角色认知的变迁,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的挑战。但正是在这种复杂性中,我们也看到了无数可能的创新路径和解决方案。

旅游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遗产的结合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各级政府、学术界、社区组织等多方共同努力。只有在充分尊重文化传统、激发村民的主体性、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乡村振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繁荣与文化繁荣的双赢局面。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不同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文化遗产和现代化发展的差异,比较各地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更为全面、精准和可持续地实施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这些努力将为乡村振兴与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启示,共同推动乡村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繁荣,实现既有“旅游产业”又有“文化自觉”的新模式。

## 注 释:

- ① 访谈对象:龙处(化名),男,68岁,夏村村民,访谈时间2023年7月22日;访谈地点:白三家门口;访谈人:笔者。
- ② 访谈对象:龙渡(化名),男,57岁,夏村村民,访谈时间2023年7月22日;访谈地点:白三家门口;访谈人:笔者。
- ③ 访谈对象:龙俄(化名),男,53岁,夏村村民,访谈时间2023年7月23日;访谈地点:龙俄家中;访谈人:笔者。
- ④ 访谈对象:龙术(化名),男,66岁,夏村村民,访谈时间2023年7月25日;访谈地点:龙术家中;访谈人:笔者。
- ⑤ 访谈对象:张合(化名),男,上海长宁区援助绿春的政府官员,访谈时间:2023年7月25日;访谈地点:夏村小路上;访谈人:笔者。
- ⑥ 访谈对象:龙保(化名),女,49岁,夏村村民,访谈时间2023年7月26日;访谈地点:龙保家中;访谈人:笔者。
- ⑦ 访谈对象:龙中(化名),男,56岁,夏村村民,访谈时间2023年7月22日;访谈地点:白三家中;访谈人:笔者。这一段文字阐述的是当地人对于游客进入竜林的看法,实际

上,围着祭祀地点的围栏很矮,只有1米左右。

- ⑧ 访谈对象:高一(化名),男,43岁,村委会某干部,访谈时间2023年7月24日;访谈地点:村委会;访谈人:笔者。
- ⑨ 访谈对象:者一(化名),女,54岁,夏村村民,访谈时间2023年7月27日;访谈地点:龙保家中;访谈人:笔者。

## 参考文献:

- [1] 胡曼云,李若青.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现代性困境与实现路径研究——以大理周城白族特色村为例[J].大理大学学报,2022(11):72-80.
- [2] 谭同学.作为乡村振兴资源的乡土文化及其创造性转化[J].求索,2020(3):94-102.
- [3] 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求实,2019(2):97-108.
- [4] 王一铮.新型现代性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J].社会科学战线,2019(6):262-266.
- [5] 周维.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土文化的传承困境与重构策略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9:21-23.

[责任编辑:张明勇]

##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Based on Xia Village

Wang Yuqin, Ke Ruiming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Yunna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Kunming, Yunnan, 6500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southwestern ethnic regions is not only about “for whom” the revitalization is aimed but also “by whom” it is achieved.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Xia Village, Yunnan, reveals how local government policies, market forces, and villagers’ cultural awareness,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have led to a trend of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The so-called “uniqueness” has used urban lifestyle landscapes as a framework for new rural development,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o stand out. Withou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xcavation of core cultural valu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loses its vibrant “soul.” This issue rev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lifestyles in rural construction. It should not be simplified to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single entity but instead should be considered within a framework of multi-actor interaction that comprehensivel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demands of all parties. By implementing a mass line approach and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we can explor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s centered on the people to achieve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ourism industry; modernity; reflexive anthropology